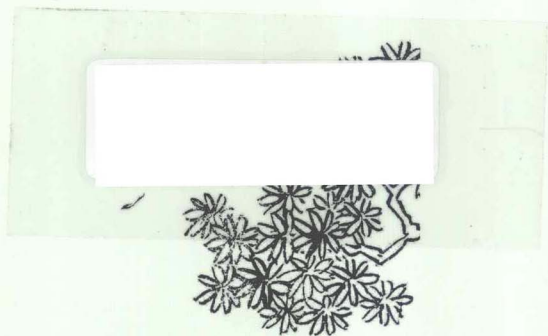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論語》文丛

东京花见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《
論
語
》
文
丛

东京花见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京花见 / 论语社编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5. 7

(《论语》文丛)

ISBN 978-7-5458-1122-3

I. ①东… II. ①论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民国 IV. ①I26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65539 号

策 划 薛 羽
责任编辑 张允允
技术编辑 丁 多
装帧设计 郦书径

东京花见

论语社 编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mm 1/32
印 张 8.875
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122-3/I.324
定 价 22.00 元

出版说明

《论语》杂志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重要的文学刊物。以其坚强的撰稿阵容,丰富的栏目话题,鲜明的“幽默”个性,在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正如主编林语堂所言,《论语》办刊“大概有性灵,有骨气,有见解,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”,“其景况适如风雨之夕,好友几人,密室闲谈,全无道学气味”,因而汇聚了鲁迅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丰子恺、老舍等各路名家,充分展开现代散文书写的“闲话风”脉络,纵论东西,谐谑古今,取得了不俗的实绩,至今不乏后来者追慕其流风遗韵。

本社在 2014 年重新影印全套《论语》,2015 年初选编三卷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之后,继续推出《明清的清算豪门案》、《过年日程》、《曼殊大师之“吃”癖》、《东京花见》、

《午睡颂》、《家之上下四旁》等六卷《〈论语〉文丛》，更集中呈现《论语》散文的眼界关怀、主题设定、篇章呼应及书写意趣，奉献一套兼具资料性、鉴赏性、可读性的精致选集，以飨读者。

文丛的分卷编选基本上按文章主题分类，但为丰富话题、平衡篇幅计，亦有适当通融。各分卷篇目原则上以《论语》登载先后为序，但个别分期载完的文章则汇总连篇，以便阅读。编选文稿除纠正个别明显文字讹误，或依现代通例酌情调整少数标点符号以方便读者外，基本保持初刊原貌。极个别因原刊印刷质量导致无法辨识的文字，则用缺字符号表示。

本册收录民国时期山川游历、都市旅行等方面的游记随笔，穿行江南塞北，走访烟雨楼台，遍历广大江湖于纸上，观览风土人情，大千世相。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2015年6月

目次

钓台的春昼	郁达夫	1
蒲达配司脱	宋春舫	12
来京记	储安平	16
春假纪游	竊 君	23
春日游杭记	语 堂	26
忆哈尔滨	孟斯根	35
杭州漫谈	孟斯根	42
雨花台上看风筝		
——代《京话》	姚 颖	52
牯岭,避暑乎! 趋炎乎!	抱 一	57

兰溪巡礼记	老 黄	62
四大城市	林 庚	67
谈伦敦漫步	重 哑	79
游杭再记	语 堂	83
半篇莫干山游记	子 恺	89
成都的过年	钦 文	101
秋风古北平		
——故都回首之一	盛 成	104
成都忆吃	海 戈	108
倘若你住在重庆	陈叔华	113
谈牛津	语 堂	124
九华三奇	种 因	133
黄霉人旅行记	常海臣	141
略谈南京的经济旅馆	区劲锋	147
慈慧殿三号		
——北平杂写之一	孟 实	156
沈阳消夏录	春 风	164
济宁的土山	狄海天	171
汉川杂谈	大 岳	178

巴蜀风物小纪	陈子展	184
阎王坎	司马訃	193
夜游妙峰	俞平伯	211
香港杂感	顾仲彝	214
人日游草堂	海 戈	218
北投草山记	李之谟	223
重游玉皇山小记	许钦文	229
西湖春景	许钦文	234
青岛与我	老 舍	238
南京的新建筑	邵洵美	243
家在陶然亭	盛 成	250
记北平图书馆	胡 燕	254
东京花见	初 子	259
日本归来	味 橄	264
春游琐记	俞友清	270

钓台的春昼

郁达夫

因为近在咫尺，以为什么时候要去就可以去，我们对于本乡本土的名区胜景，反而往往没有机会去玩，或不容易下一个决心去玩的。正唯其是如此，我对于富春江上的严陵，二十年来，心里虽每在记着，但脚却从没有向这一方面走过。一九三一，岁在辛未，暮春三月，春服未成，而中央党帝，似乎又想玩一个秦始皇所玩过的把戏了，我接到了警告，就仓皇离去了寓居。先在江浙附近的穷乡里，游息了几天，偶而看见了一家扫墓的行舟，乡愁一动，就定下了归计。绕了一个大湾，赶到故乡，却正好还在清明寒食的节前。和家人等去上了几处坟，与许久不曾见过面的亲戚朋友，来往热闹了几天，一种乡居的倦怠，忽而袭上心来了，

于是乎我就决心上钓台去访一访严子陵的幽居。

钓台去桐庐县城二十余里，桐庐去富阳县治九十里不足，自富阳溯江而上，坐小火轮三小时可达桐庐，再上则须坐帆船了。

我去的那一天，记得是阴晴欲雨的养花天，并且系坐晚班轮去的，船到桐庐，已经是灯火微明的黄昏时候了，不得已就只得在码头近边的一家旅馆的高楼上借了一宵宿。

桐庐县城，大约有三里路长，三千多烟灶，一二万居民，地在富春江西北岸，从前是皖浙交通的要道，现在杭江铁路一开，似乎没有一二十年前的繁华热闹了。尤其要使旅客感到萧条的，却是桐君山脚下的那一队花船失去了踪影。说起桐君山，却是桐庐县的一个接近城市的灵山胜地。山虽不高，但因有仙，自然是灵了。以形势来论，这桐君山，也的确是可以产生出许多口音生硬，别具风韵的桐严嫂来的生龙活脉。地处在桐溪东岸，正当桐溪和富春江合流之所，依依一水，西岸便瞰视着桐庐县市的人家烟树。南面对江，便是十里长洲；唐诗人方干的故居，就在这十里桐洲九里花的花田深处。向西越过桐庐县城，更遥遥对着一排高低不定的青峦，这就是富春山的山子山孙了。东北面山下，是一片桑

麻沃地，有一条长蛇似的官道，隐而复现，出没盘曲在桃花杨柳洋槐榆树的中间，绕过一支小岭，便是富阳县的境界，大约去程明道的墓地程坟，总也不过一二十里地的间隔。我的去拜谒桐君，瞻仰道观，就在那一天到桐庐的晚上，是淡云微月，正在作雨的时候。

鱼梁渡头，因为夜渡无人，渡船停在东岸的桐君山下。我从旅馆踱了出来，先在离轮埠不远的渡口停立了几分钟。后来向一位来渡口洗夜饭米的年轻少妇，弓身请问了一回，才得到了渡江的秘诀。她说：“你只须高喊两三声，船自会来的。”先谢了她教我的好意，然后以两手围成了播音的喇叭，“喂，喂，渡船请摇过来！”地纵声一喊，果然在半江的黑影当中，船身摇动了。渐摇渐近，五分钟后，我在渡口，却终于听出了咿呀柔橹的声音。时间似乎已经入了酉时的下刻，小市里的群动，这时候都已经静息，自从渡口的那位少妇，在微茫的夜色里，藏去了她那张白团团的面影之后，我独立在江边，不知不觉心里头却兀自感到了一种他乡日暮的悲哀。渡船到岸，船头上起了几声微微的水浪清音，又铜东的一响，我早已跳上了船，渡船也已经掉过头来了。坐在黑影沉沉的舱里，我起先只在静听着柔橹划水的声音，然后却

在黑影里看出了一星船家在吸着的长烟管头上的烟火，最后因为被沉默压迫不过，我只好开口说话了：“船家！你这样的渡我过去，该给你几个船钱？”我问。“随你先生把几个就是。”船家的说话冗慢幽长，似乎已经带着些睡意了，我就向袋里摸出了两角钱来。“这两角钱，就算是我的渡船，请你候我一会，上山去烧一次夜香，我是依旧要渡过江来的。”船家的回答，只是恩恩乌乌，幽幽同牛叫似的一种鼻音，然而从继这鼻音而起的两三声轻快的喀声听来，他却似已经在感到满足了，因为我也知道，乡间的义渡，船钱最多也不过是两三枚铜子而已。

到了桐君山下，在山影和树影交掩着的崎岖道上，我上岸走不上几步，就被一块乱石绊倒，滑跌了一次。船家似乎也动了恻隐之心了，一句话也不发，跑将上来，他却突然交给了我一盒火柴。我于感谢了一番他的盛意之后，重整步武，再摸上山去，先是必须点一枝火柴走三五步路的，但到得半山，路既就了规律，而微云堆里的半规月色，也朦胧地现出一痕银线来了，所以手里还存着的半盒火柴，就被我藏入了袋里。路是从山的西北，盘曲而上，渐走渐高，半山一到，天也开朗了一点，桐庐县市上的灯光，也星星可数了。

更纵目向江心望去，富春江两岸的船上和桐溪合流口停泊着的船尾船头，也看得出一点一点的火来。走过半山，桐君观里的晚祷钟鼓，似乎还没有息尽，耳朵里仿佛听见了几丝木鱼钲钹的残声。走上山顶，先在半途遇着了一道道观外围的女墙，这女墙的栅门，却已经掩上了。在栅门外徘徊了一刻，觉得已经到了此门而不进去，终于是不能满足我这一次暗夜冒险的好奇怪癖的。所以细想了几次，还是决心进去，非进去不可，轻轻用手往里面一推，栅门却砰的一声，早已退向了后方开开了，这门原来是虚掩在那里的。进了栅门，踏着为淡月所映照的石砌平路，向东向南的空走了五六十步，居然走到了道观的大门之外，这两扇朱红漆的大门，不消说是紧闭在那里的。到了此地，我却不不想再破门进去了，因为这大门是朝南向着大江开的，门外头是一条一丈来宽的石砌步道步道的一旁是道观的墙，一旁便是山坡，靠山坡的一面，并且还有一道二尺来高的石墙筑在那里，大约是代替栏杆，防人倾跌下山去的用意，石墙之上，铺的是二三尺宽的青石，在这似石栏又似石凳的墙上，尽可以坐卧游息，饱看桐江和对岸的风景，就景在这里坐它一晚，也很可以，我又何必去打开门来，惊起那些老道的恶梦呢？

空旷的天空里，流涨着的只是些灰白的云，云曾缺处，原也看得出半角的天。和一点两点的星，但看起来最饶风趣的，却仍是欲藏还露，将见仍无的那半规月影。这时候江面上似乎起了风。云脚的迁移。更来得迅速了，而低头向江心一看，几多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，也忽明忽灭地变换了一变换位置。

这道观大门外的景色，真神奇极了。我当十几年前，在放浪的游程里，曾向瓜州京口一带，消磨过不少的时日。那时觉得果然名不虚传的，确是甘露寺外的江山，而现在到了桐庐，昏夜上这桐君山来一看，又觉得这江山之秀而且静，风景的整而不散，却非那天下第一江山的北固山所可与比拟的了。真也难怪得严子陵，难怪得戴征士，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，以养天年，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，还要这么的浮名虚誉哩？一个人在这桐君观前的石凳上，看看山，看看水，看看城中的灯火和天上的星云，更做做浩无边际的无聊的幻梦，我竟忘记了时刻，忘记了自身，直等到隔江的击柝声传来，向西一看，忽而觉得城中的灯影微茫地减了，才跑也似地走下了山来，渡江奔回了客舍。

第二日侵晨，觉得昨天在桐君观前做过的残梦正还没有

续完的时候，窗外面忽而传来了一阵吹角的声音。好梦虽被打破，但因这同吹笙簫似的商音哀咽，却很含着些荒凉的古意，并且晓风残月，杨柳岸边，也正好候船待发，上严陵去，所以心里虽怀着了些儿怨恨，但脸上却只现出了一痕微笑，起来梳洗更衣，叫茶房去雇船去。雇好了一只双桨的渔舟，买就了些酒菜鱼米，就在旅馆前面的码头上上船，轻轻向江心摇出去的时候，东方的云幕中间，已现出了几丝红韵，有八点多钟了，舟师急得厉害，只在埋怨旅馆的茶房，为什么昨晚上不预先告诉，好早一点出发。因为此去就是七里滩头，无风七里，有风七十里，上钓台去玩一趟回来，路程虽则有限，但这几日风雨无常，说不定要走夜路，才回来得了的。

过了桐庐，江心狭窄，浅滩果然多起来了。路上遇着的来往的行舟，数目也是很少，因为早晨吹的角，就是往建德去的快班船的信号，快班船一开，来往于两埠之间的船就不十分多了。两岸全是青青的山，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，有时候过一个沙洲，洲上的桃花菜花，还有许多不晓得名字的白色的花，正在喧闹着春暮，吸引着蜂媒。我在船头上一口一口的喝着严东关的药酒，指东话西地问着船家，这是甚么

山？那是甚么港？惊叹了半天，称颂了半天，人也觉得倦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，身子却走上了一家水边的酒楼，在和数年不见的几位已经做了党官的朋友高谈阔论。谈论之余，还背诵了一首两三年前曾在同一的情形之下做成的歪诗：

不是尊前爱惜身，佯狂难免假成真，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。劫数东南天作孽，鸡鸣风雨海扬尘，悲歌痛哭终何补，义士纷纷说帝秦。

直到盛筵将散，我酒也不想再喝，和几位朋友闹得心里各自难堪，连对旁边坐着的两位陪酒的名花都不愿意开口。正在这上下不得的苦闷关头，船家却大声的叫了起来说：“先生，罗芷过了，钓台就在前面，你醒醒罢，好上山去烧饭吃去。”

擦擦眼睛，整了一整衣服，抬起头来一看，四面的水光山色又忽而变了样子了。清清的一条浅水，比前又窄了几分，四围的山包得格外的紧了，仿佛是前无去路的样子。并且山容峻削，看去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。向天上地下四围看去，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。双桨的摇响，到此似乎也不

敢放肆了，钓的一声过后，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，静，静，静，身边水上，山下岩头只沉浸着太古的静，死灭的静，山峡里连飞鸟的影子也看不见半只。前面的所谓钓台山上，只是两大个石垒，一间歪斜的亭子，许多纵横芜杂的草木。山腰里的那座祠堂，也只露着些废垣残瓦，屋上面连炊烟都没有一丝半缕，像是好久好久没有人住了的样子。并且天气又来得阴森，早晨曾经露一露脸过的太阳，这时候早已深藏在空堆里了，余下来的只是时有时无从侧面吹来的阴飕飕的半箭儿山风。船靠了山脚。跟着前面背着酒菜鱼米的船夫走上严先生祠堂去的时候，我心里真有点害怕，怕在这荒山要遇见一个干枯苍老得同丝瓜筋似的严先生的鬼魂。

在祠堂西院的客厅里坐定，和严先生的不知第几代的裔孙谈了几句关于年岁水旱的话后，我的心跳也渐渐儿的镇静下去了，属托了他以煮饭烧菜的杂务，我和船家就从断碎乱石中间爬上了钓台。

东西两石垒，高有各二三百尺，离江面约两里来远，东西台相去，只有一二百步，但其间却夹着一条深谷。立在东台，可以看得出罗芷的人家，回头展望家路，风景似乎散漫一点，而一上谢氏的西台，向西望去，则幽谷里的清景，却